

(下)集說小陸大洲歐

種八十七第庫文方東

(下)集說小陸大洲歐

週 年 紀 念 刊 物	東 方 雜 誌 二 十
----------------------------	----------------------------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東方文庫）
中國改造問題（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目次

聖誕節的客人·····	瑞典羅格洛孚女士著(一)
生與死·····	瑞典恩根著(二)
『她愛我嗎?』·····	波蘭卜魯斯著(三)
出了一冊詩集的人·····	捷克察赫著(四)
第一畦溝·····	南斯拉夫格列失克著(六)
作家傳略(附錄)·····	(七)

歐洲大陸小說集當然須把法國俄國也包括在內。但因爲法俄兩國的小說作品太多，已另刊近代法國小說集和近代俄國小說集，列入東方文庫內，所以不再把這兩國的作品收入本冊了。

—編者—

聖誕節的客人

瑞典羅格洛孚女士著
沈雁冰譯

衣凱拔地方，靠養老年金過活的一班人中，有個區區的羅斯得，他懂音樂，會變調，又能吹笛。他的出身卑賤，又貧苦，沒有家，也沒有親戚。後來他的同伴遣散了，他的光景也就窘了。

他於是沒有馬，也沒有一人坐的小敞車了，沒有皮褂子，也沒有紅色的點心籃了。他迫得沿街步行，手攜個藍柳條紋的布手巾包，這是他的產業。他把外褂上的鈕扣，個個扣上，直到喉頭，好讓人瞧不見他的汗衫和背心是怎樣一個光景。外褂的深袋裏，他還藏有他的寶物：是他的破笛，他的扁酒瓶，和他的音樂筆。

他的職業是抄寫樂譜，要是現在還和從前一樣，他原不愁沒有事做。不過一年一年過去，佛姆蘭地方的歌吹，也一年一年衰歇。五弦琴罷了絲帶，鏽了螺釘，畫角上的朱纓和絲絡也都褪了色，一起擱在屋頂的垃圾間，那個鐵包角的 Violin 箱上，灰塵積得有一寸厚。區區的羅斯得既然用筆吹笛的事一天少一天，自然要和白蘭地酒壘一天親一天，到後來竟成了個酒徒，這是大可憐。

他還以老朋友的資格住在莊戶人家，不會被趕，但是他來時大眾都出怨言，他走了大眾都快活。他滿身是酒氣和骯髒氣，倘然喝了兩杯酒或一杯『都特』（一種酒精混砂糖的飲料）更要多嘴，講些叫人聽了不快的故事。招待他住下的人家，被他弄得痛苦不堪。

有一次遇着聖誕節了，他到鹿達拉去，那位大胡琴家李齊科洛那是住家在那裏的。李齊科洛那也是從前在衣凱拔受年金的一個，但是自從那位少佐夫人去世之後，他就回轉他的寂靜的鄉村，從此住下。羅斯得剛巧在聖誕節前幾天內到

他家裏，湊着百忙的當兒，討些事情做。李齊科洛那便給他些抄寫的小事情，省得他閒着。

「你應該馬上打發他去，」李齊科洛那的妻對他丈夫說：「現在他一定要細弄，挨日子，使我們不得不留他過聖誕節了。」

「他本來得找個居留的地方，」丈夫這樣回答。

於是李齊科洛那請羅斯得喝白蘭地，和「都特」和他一塊兒坐，從前在衣凱拔的生活，現在重複過了。但是他也給羅斯得纏出怒氣和憎惡，不過他總不露出來，因為他很看重朋友的老交情和待人的厚道。

李齊科洛那家裏，因為過耶穌聖誕節，已經佈置了三星期了。這三星期裏好不膩煩，好不忙碌。火把給他們的眼燠紅，在戶外做醃肉時，手給凍僵，又要在精房裏受凍，造啤酒。但是女主人和下人們都打起精神做，沒有一句怨話。

待到一切都預備好，神聖的晚上到了，就有甜蜜蜜，迷魂的歡樂沉下罩在他們

身上。聖誕節是不問口過的，戲謔打趣都不妨，詩句和歡聲，隨意歌唱。無論何人的脚，都願意到跳舞場旋幾個圈子；連那暗黑的壁角裏，也發出歡樂的句子和調子，雖然誰也不相信有這等事的。於是個個人都歡天喜地，得意的了不得！

現在來了個羅斯得，鹿達拉的人家都以爲這聖誕節被點污了。女主人，大些的孩子，合老家人們，都這麼想。羅斯得使他們窒息地心裏作惡。他和李齊科洛那翻舊話的時候，他們更恐怖，以爲這位藝術家的熱血，要揚在這位大胡琴家的身上，他家又要失却他了。他從前本是不慣守在家裏的。

村裏人沒有一個能够形容出他們愛這位主人的心，他和他們共居也有兩年了。他們少他不來，他家裏更加少他不來，聖誕節更甚！他那時不臥沙發也不坐搖椅，却坐在近壁爐角的一條高而且狹的板櫈上。他坐下後，起頭講冒險故事。他旅行全地球，爬上天到星邊，或者還要高些。他彈琴和說話輪流着做，合家的人都聚在他跟前靜靜兒聽。此時覺得生活上添了一種傲氣和美麗，因爲有一個豐富的

靈魂在上照着。

所以他們愛他和愛聖誕節，愛快樂，愛春天的太陽一樣，但自區區的羅斯得一來，他們的聖誕節給毀壞了。倘然他來惹得他們的主人生氣，他們的工作是空勞了。倘然這酒徒也要坐在快活人家的聖誕節酒席上，點污聖誕節的快樂，這便是不公平了。

聖誕節前一日的午後，區區的羅斯得已將樂譜抄完了，他說話裏也提起要去，雖然他心裏實是想住下。

李齊科洛那也被衆人的話說動了，所以便很冷淡很隨便的回答，說羅斯得最好還是到從前住過的人家過聖誕節罷。

區區的羅斯得是容易生氣而性情驕傲的。他鬚鬚一翹，腦袋往後一顛，把一頭黑雲也似的藝術家的頭髮顛到額後。李齊科洛那這話什麼用意呀？難道他因為沒處去，便住下麼？哇，只要想想他們在勃羅教區的大鐵工場裏的，盼望他多麼切！

客室的門整齊，歡迎的玻璃片已經裝上。他是很忙的。他只愁決不定先到那裏去呢。

李齊科洛那回答道：「很好，你要去你去罷。」

吃了午飯以後，區區的羅斯得借了馬和橇，外褂和毛皮。鹿達拉的馬夫送他去，到得勃羅，得了安身所在，便也要急急的趕車回轉的，因為天要下雪了。

沒有一個人相信真有人盼望他去，也沒有一個人相信他受鄰近地方的歡迎。但是他們渴望撇開了他，所以他們也就攔開這心思讓他走。他們說：「他自願走。」他們於是以爲能得快樂了。

但是五點鐘時，他們聚在餐堂喝茶，並繞着聖誕樹跳舞時，李齊科洛那獨靜靜兒的出神。他不坐上那隻高板櫈；他不喝茶；也不喝檸檬糖水；他全不記得「Polka」；（一種跳舞曲也）他彈 Violin 不成調子，他們能吹彈跳舞的，只好自己去吹彈跳舞，沒有他在內。

於是他的妻覺得也不高興；小孩們樂得不暢快，屋子裏的事統統不對了。這是

個最可傷的聖誕節前夜。

湯菜變成酸了；蠟燭儘管流淚；木材生烟了；風吹起了雪很冷的向屋裏射。送羅斯得去的馬夫仍沒有回來。廚子哭了，女僕們鬬嘴了。

後來李齊科洛那記起雲雀兒的滑車輪沒有放出，他就大聲兒埋怨屋子裏的女人，說他們廢了舊禮，喜新，沒心思。他們都很明白他的暴躁是因自悔不該打發區區的羅斯得走，在聖誕節前晚從自己家裏打發他走。

過一回兒他到自己房裏，關上門，開頭彈琴，因為他息怒以後，沒有彈過琴。樂聲裏充滿了怨恨和訕笑，盼望和奮激。你想要束縛我，但你得先鑄成新的桎梏。你想要使我和你一樣小氣量，但我偏要寬宏大量。庸人庸人，家庭的奴隸，你只管執住我做囚犯，只要你的權力能够！

他的妻聽得了這樂聲，伊說道：「倘然今夜上帝再不顯些靈，明天他是去了。我們不客氣的罪剛巧碰在我們想免罪的時候。」

這時候，區區的羅斯得正在風雪陣中走。他挨門挨戶走去，向家家問，有什麼工作給他做否，但是沒有一家要他。他們也不叫他出櫃看看。有幾家屋子裏早住滿了客人，有幾家白天已經出門了。他們都說道：『問問隔壁人家罷。』

在平日呢，他原可以來，點污了人家的快樂，但在聖誕節前夜便不能。聖誕節一年只有一回，小孩子們想望了整個秋天。他們不能請他和小孩子們坐在一個桌子邊。從前他們原喜歡見他，但自從他成了酒徒以後便不喜歡。況且，他們應該放這位朋友在那裏呢？下人們的房裏太辱沒了他，客廳裏他又不配。

因此區區的羅斯得迫得在黑茫茫的風雪中沿着人家門口過去。他的濕鬍鬚軟軟的掛在頰下；他的眼要射出血來而且昏花，但是頭腦吹眩了。他開頭詫異又驚駭。難道竟能，難道竟能沒有一人接受他麼？

忽然之間，他見了自己了。他見他自己多麼困苦多麼墮落，他知道自己已被衆人看做厭物了。他想到：『這是我的結果了，再沒得樂譜可抄，也用不着吹笛。地上

沒有人要我；沒人哀憐我。」

這時風雪在空中捲舞，吹散了地上的雪，重復又聚他們攏來，捲在空中成了個雪柱，忽又散飄在荒野，此一片被吹送到雲端，那一片被吹落到溝裏。

區區的羅斯得說道：『是這樣的呀，是這樣的呀，當他跳舞旋轉的時候，他是在作樂，但他總得要埋在塵埃下被人忘却，這便又可悲可歎。』下去是他們都不可免的，不過現在却輪到他。想到他於今竟到了末日！

他不再問那人趕他到什麼地方了；他只想他已趕到死地。

那夜區區的羅斯得沒有什麼東西獻與上帝。他不咀呪吹笛的生活，也不咀呪一個領養老年金人的生活；他並不想，他若做了種田地的或是做靴子的，也許要好些。他只自歎現在他已成了件破傢伙，作樂時用不到了。他不怨恨什麼人，因為他知道畫角既已破碎，那六弦琴也不能彈獨調，他們一定得去。他立時變成一個極謙卑的人。他知道這是他的末日到了，在此次的耶穌聖誕前夜。飢和凍將把他——

毀壞，因為他是一無所知，一無所長，而且沒有一個朋友。

他的榻停止了，忽然他四周都是亮光，他聽得親密的聲音，有人扶他進一間溫暖的屋子去，又有人將熱茶灌給他喝了。他的褂子已經離開他，有好幾個人高喊歡迎他，溫熱的手，帶生命給他的麻木手指了。

他爲這種種事弄昏了，有一刻鐘他失却感覺。他簡直不信他已回到鹿達拉。那馬夫因在風雪中走得討厭不過，便一經趕車回家，他竟全然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李齊科洛那全家爲什麼現在這樣優待他。他不明白李齊科洛那的夫人爲什麼知道他在路上是多麼苦惱，在這聖誕節前夜，他叩人家的門，人家都拒絕他。伊那樣的哀憐他，連自己辛苦都忘了。

李齊科洛那仍是在房中發狂似的作樂；不曉得羅斯得已經歸來了。羅斯得現在正和李齊科洛那夫人及孩子們在客廳坐着。下人們因是聖誕節前夜所以也在客廳內，這時想避開女主人的麻煩。（指羅斯得）都出來到廚房裏去了。

女主人立刻派事情給羅斯得做。伊說：「我想你總知道，今晚李齊科洛那不做什麼事不過作樂，我一定要去照顧佈置檯面和點心的事。孩子們簡直沒人做伴，請你照顧最小的兩個罷。」

小孩子這一類人，羅斯得和他們極少交際。他不曾在鰥夫的廂房裏遇見過他們，也不曾在野營的篷帳裏遇到，也不曾在路旁的客店內遇到，也不曾在大路上遇到。他幾乎羞見他們，也不知道說些什麼纔合着他們的脾胃。

他取出他的笛子，告訴他們怎樣用手指來擺笛孔。兩個孩子一個是四歲，一個是六歲。他們上了這一課，大大的喜歡。他說：「這是A，這是C，」他於是吹這兩音。兩個小孩子欲認認這吹出在笛聲裏的A和C是怎樣寫法。

羅斯得取出他的小簿子寫了幾個符號。（曲譜上的符號）

他們說：「不是，那是不對了。」他們便跑去取了一本ABC書來。

羅斯得聽他們念字母。他們有識有不識。他們識的也不多。羅斯得熱心起來；他

舉起這兩個小孩子，一個膝上一個，開頭教他們。李齊科洛那的夫人走進走出細心聽，很詫異。這倒像是遊戲，兩個小孩子始終笑，但是他們學會了。

羅斯得教了一回，忽然又出神。他又將在風雪陣中所感得的思想重複想起來。現在果然好而且快樂，但無論如何是他的末日。他是已經破壞了。他應該被人拋去了。他忽然地舉起兩手掩住了面，開頭哭了。

李齊科洛那夫人很快的跑到他跟前。

伊說：「羅斯得，我知道你是想到你一生完了。你可以靠你的音樂度日，但是你用白蘭地毀壞你自己了。但是羅斯得呀，這不是結局。」

「是，」這個區區的笛師嗚咽回答。

「你不明白麼，像今夜這麼帶小孩子們坐坐，也是你可做的一件事？倘然你願教孩子們念書寫字，無論那裏將歡迎你。羅斯得，比之吹笛和拉琴，這並非是次要的玩意兒。你看他們，羅斯得！」

伊放那兩個孩子在他面前，他抬頭看，好像見了太陽，眼前一耀。又好像他的又小又昏花的眼，不能看孩子們的眼，孩子們的眼是又大又明又爛熳。

「看好他們，羅斯得！」李齊科洛那夫人又如此說。「我不敢，」羅斯得說，因為要從孩子們的美眼看到他們靈魂的無瑕美麗，好比如行了悔罪禮。

李齊科洛那夫人笑的響而快活。「那麼，羅斯得，你一定得先操練你自己和他們合得來。你今年可以住在我家做個教師。」

李齊科洛那聽得了他妻的笑聲，走出房來。

他只說：「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妻回答道：「沒事。不過羅斯得重復回來了，我已經和他說定，請他做小孩子們的教師。」

李齊科洛那簡直詫異極了。他說道：「你放心麼？你放心麼？他允許不再——」他妻說：「不，羅斯得沒有允許什麼事。他到那眼裏天天見着小孩子的時候，自——」